

论提升的顺序

——有关汉语现象的个案研究及其理论贡献
北京大学中文系 董红源

一、概述

本文将讨论的是汉语中主语提升和动词提升的顺序的问题。我们认为在汉语中也存在着提升这样的句法操作，但是在非宾格动词句中，提升的顺序是由主语论元名词组的有定性或无定性决定的。具体的说就是，如果主语论元名词组是有定的，那么这个名词组就先提升到更高的主语的位置上去（比如 vp 标志语和 IP 标志语的位置），然后动词再提升，这样形成的是通常的主语在非宾格动词之前的句子；假如论元名词组是无定的，那么动词要先提升到轻动词的位置，因此就阻止了这个论元名词组的提升，这样形成的句子就是动词在前，主语在后的句子。把提升的顺序作为一个理论假设，我们可以认为在某些语言中，提升的顺序起着重要的作用。那么我们就可以把这样的一个假设应用到其他语言的具体的语言现象中去以检验这样的假设是否正确。

二、汉语中提升的顺序

1.1 主要的理论背景

最简方案在生成语法的发展历程中标志着生成语法的语言学理论与它的过去的一些理论和假设的一个很大的变革。以往的各种理论和假设在这里得到修订和更改。其中一个较为重要的改动是在动词组的内部结构方面。早期关于动词组结构的理论认为动词组是一个动词中心词的最大投射。动词先与一个补足语合并形成一个 V-bar，然后这个 V-bar 再和一个标志语合并形成这个动词中心词的最大投射。现在在最简方案的理论框架内，动词组有了一个更加复杂的结构——vp 空壳结构，也就是说动词组是由一个内部动词组和一个外部轻动词空壳组成的。其中，内部的动词组是由一个词汇性动词做为中心词的，这与以往的理论是一致的；而外部的空壳则是由一个轻动词作为中心词的。轻动词和一个作为它的补足语的词汇性动词组合成为一个 v-bar，这个 v-bar 再和一个标志语合并成为一个轻动词组。有一些论元是在轻动词空壳内部的标志语的位置上产生的，有一些论元是在词汇性动词组内作为标志语或补足语产生的。在词汇性动词组的标志语位置上的主语论元和轻动词短语标志语位置上的主语论元可以移动到更高层的标志语的位置上，这就是主语提升。而另一方面，词汇性动词也要移动到轻动词的位置上（但是，如果轻动词的位置上是一个自由语素的话，词汇性动词就不能够移动了），与轻动词（包括空的轻动词和词缀性的轻动词）结合，形成一个新的动词形式。这种句法操作就叫做动词提升。那么现在就有两种提升的过程——主语提升和动词提升。于是就有一个顺序的问题。是主语提升在前呢？还是动词提升在前呢？不同的提升的顺序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呢？在当前的生成语法的研究中，动词空壳理论的提出是在讨论英语和其他的主要欧洲语言的动词组的内部结构问题中得到的，而在这些讨论中没有涉及到提升的顺序的问题。但是汉语中的某些现象可以启发我们得到这样的理论假设，即提升的顺序在某些语言中是重要的，比如说汉语。

1.2 有关汉语句法现象的讨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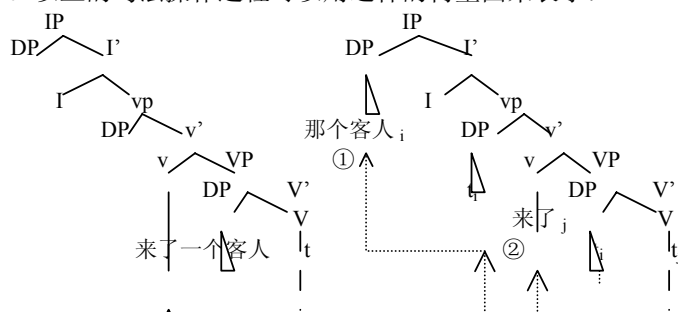
1.2.1. 首先，让我们来看这样的一些汉语句子：

A	B	C	D
来了一个客人	? 一个客人来了	那个客人来了	*来了那个客人
碎了两个杯子	? 两只杯子碎了	那两只杯子碎了	*碎了那两只杯子
跑了一只老虎	? 一只老虎跑了	那只老虎跑了	*跑了那只老虎
烂了两箱苹果	? 两箱苹果烂了	那两箱苹果烂了	*烂了那两箱苹果

在A栏中，动词在不定名词短语的前面，所有的句子都是合格的；在B栏中，出现的词和A栏中是一样的，但是词的顺序不一样了，动词在不定名词短语的后面了，而这时的句子就不如A栏中那样合格了，可接受性就差多了。在C栏中有定名词短语在动词的前面，而且这些句子都是可接受的，是合格的；在D栏中，有定名词短语到了动词的后面，句子因此而变得不合格了。现在，让我们观察一下这里的动词。在英语中，有一类动词被称作“非宾格动词”，比如说“come”，因为这样的动词的主语可以出现在动词的后面，比如“there comes the bus”。那么我们这里涉及到的汉语的动词与英语中的非宾格动词很相似，于是我们可以把这样的汉语动词也叫作非宾格动词。但是，我们也要注意汉语的非宾格动词与英语的非宾格动词是有区别的。在英语中，名词短语的有定和无定似乎并不影响或决定其与动词的相互位置，例如，在英语中“a man came”和“there came a man”、“the man came”和“there came the man”都是合格的。但是在汉语中，只有两种语序是被允许的。

以上我们看到的这些汉语句法现象一直是汉语语言学界的争论所在。如果从结构主义的角度出发，这些现象似乎并不能够得到很完美的解释。首先一个问题是这些动词是及物的呢还是不及物的？如果从语义和我们的语感来讲，我们认为这些动词是不及物的。出现在动词前的和动词后的名词短语都应该是主语。但是如果从严格的分布的角度来看，这些动词就应该是及物的，因为他们可以带宾语。这样一来这些动词就可以带一类比较特殊的宾语了。另一方面的问题是：出现在动词后的名词短语是主语还是宾语。如果我们认为汉语是主-动-宾类型的语言的话，那么这里出现在动词后面的名词短语应该是宾语，而不是主语。可是我们通常认为这些名词短语在句子中是动词的行为者，这与典型的宾语是不一样的，倒是与典型的主语是一致的。以上这两方面的问题是相互联系的。看起来纯粹的结构主义的方法并不能得到圆满的答案。有一些学者也从配价语法理论的角度尝试解决这些问题，但是也没有得到很好的答案。

这里我们打算从生成语法的角度来解释这些语法现象。首先，让我们假设汉语中的非宾格动词的主语论元是在词汇性动词组内部的标志语位置上产生的。非宾格动词直接投射形成一个V-bar，这个V-bar再和一个作为标志语的名词短语合并形成一个动词组。然后这个动词组和一个轻动词合并组成一个v-bar。这个轻动词是一个词缀性的轻动词，表示一种事件的发生的含义。因为这个轻动词是词缀性的，也就是说是一个“强”的动词，所以要吸引下层的词汇性动词的提升，然后二者结合成一个新的动词。这个新的动词表示“发生了一个由词汇性动词表示的事件或者行为”。在这里，提升的顺序起了很关键的作用。如果这里的名词短语是无定的，那么动词先提升，因而阻止了主语的提升，所以主语就留在原位，即在动词的后面了；假如名词短语是有定的，那么主语论元先提升成为全句的主语，动词后提升。以上的句法操作过程可以用这样的树型图来表示：



我们这里的分析与最简方案的轻动词空壳是一致的，但是我们引入了一个新的概念——提升的顺序。这样我们的解释同样也可以应用于一些与非宾格动词相关的一些汉语句法现象上，而这些句法现象一直也是争论之所在。

1.2.2 再让我们来看 1.2.1 中的例句，其中 A 栏的例句中，在句首都可以加一个处所短语，而 C 栏的例句中就不能在句首的位置加入这样一个处所短语。比如：

来了一位客人——家里来了一位客人 那位客人来了——*家里那位客人来了

在对于这样的现象的争论中，问题的关键在于句首位置的处所短语的性质。有的学者认为这些处所短语根本不是主语，它们实际上是状语，只不过在这里省略了或者没有像“在‘从’这样的介词而已。他们认为在“NP+里”这样的结构中，介词是不需要的。也就是说，在他们看来“家里来了一位客人”等于“在家里来了一位客人”；“动物园里跑了一只老虎”其实是“从动物园里跑了一只老虎”的同义语。持这样的观点的学者是把语感和语义的标准作为主要的依据了。但是他们的说法其实并不符合我们的语感，因为通常我们并不认为在这样的处所短语前面有什么介词，而更重要的是，若在这样的处所短语前面加上一个介词，通常会使得整个句子变得非常别扭，甚至是不合格。所以，有一些学者认为，这些处所短语实际上是主语，因为在分布上，它们和其他的主语有很多共同的特点。假如我们同意了这样一种看法，那么我们就等于认为这些非宾格动词是及物动词，它们可以有一个处所性的主语和一个行为者宾语。这样的看法似乎有一些有悖常理地方。实际上，即使我们把这些动词都归入及物动词的类中，它们还是与典型的及物动词有很大的不同的，他们因此也还是自己的独特的一个类，我们的问题并没有解决。看起来结构主义的方法在这里并不是一个很理想的理论模型，那么我们就试着把我们在 1.2.1 中的生成语法的解释延伸过来，我们会发现这样一来问题就变得明朗多了。

我们认为在像“家里来了一位客人”这样的句子中，无定名词短语在词汇性动词内部产生，词汇性动词提升并入上层的轻动词，因此把这个无定名词短语留在了原位。这样，轻动词组的标志语的位置上是没有填充的，因此一个处所短语就可以在这里产生并移动到 IP 标志语的位置上而成为全句的主语。那么像“*家里那位客人来了”这样的不合格的句子也就很好解释了。因为其中的有定名词短语已经占据了轻动词组和 IP 的标志语的位置，所以就没有位置留给处所短语了。但是，这样的操作中有一个问题需要解决，即处所短语的论旨角色的指派问题。根据论元准则：每一个论元都必须有且只有一个论旨角色；每一个论旨角色必须指派给且只指派给一个论元。所以如果处所短语被指派了任何的论旨角色的话，那么唯一的一种可能途径就是通过轻动词来得到论旨角色。刚才我们说到这样的处所短语是在轻动词组的标志语的位置上产生的，那么轻动词就可以把一个论旨角色指派给它。或者是 v-bar 整体上指派一个论旨角色；或者是轻动词自己指派一个论旨角色。总之，我们说这里的轻动词是具有一种事件发生的含义的，因此处所就是事件发生所必有的一个论元成分了。整个过程是这样的：首先，词汇性动词指派一个论旨角色给它的主语论元，即这里的无定名词短语；轻动词指派一个论旨角色给处所短语；然后词汇性动词提升并入轻动词，把无定名词短语留在原位。我们这里的解释是与我们刚才的关于提升的顺序的说法是一致的。

但是我们这里的论旨角色的指派是以轻动词是可以指派论旨角色的假设为前提。在最简方案的框架中，词汇性的动词是可以指派论旨角色的，那么轻动词怎么样呢？轻动词是什么样的动词呢？是属于功能语类呢，还是属于实词语类呢？轻动词有自己的论旨结构吗？轻动词可以指派论旨角色吗？如果轻动词可以指派论旨角色，那么我们这里的解释就很好了；如果轻动词不可以指派论旨角色，那么我们就得从另外的角度来看处所短语的论旨角色的问题了。我们当然可以认为这些处所短语没有任何论旨角色。实际上它们可能不是任何动词的论元成分，因此也没有被指派任何的论旨角色，所以也没有违反论元准则。处所短语的处所角色其实来自它本身的词汇义，而并不是由其他词汇指派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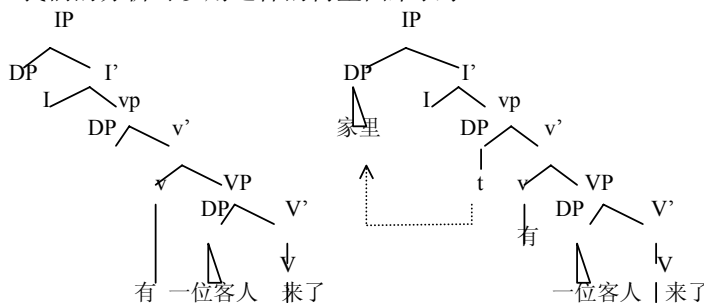
1.2.3 在 1.2.2 中，我们把关于提升的顺序的说法延伸应用于与之相关的一个句法现象，并得到了一个比较一致的解释。在这一部分中，我们将继续把这一假设应用于另一类相关的句法现象——无定名词短语的前置。

在 1.2.1 中，我们看到在汉语的非宾格动词句中的无定名词短语一定要放在动词的后面。但是这些无定名词短语可以用一个表示存在的动词“有”提到非宾格动词的前边来。比如说“有人来了”、“有一只老虎跑了”和“有一只杯子碎了”。在这些句子中，有两个动词，一个是表示存在的“有”，一个是原来的非宾格动词。从动词“有”的角度讲，无定名词短语是在“有”的后面的，也就是说仍然是在动词的后面，这符合我们观察到的“无

定名词短语要后置”这样一个语言事实。那么在这样的结构中的非宾格动词如何解释呢？我们可以认为在非宾格动词的前面有一个空成分。也就是说“有+无定名词短语+非宾格动词”的实际结构是这样的：有+无定名词短语+[e+非宾格动词]。这里的空成分相当于一个有定名词短语，所以这个有定名词短语是在非宾格动词之前的。其实，用动词“有”把无定名词短语前置就是不违反无定名词短语后置有定名词短语前置这样的原则的情况下进行的一种语序的调整。

那么现在我们要解决的一个问题就是“有+无定名词短语+[e+非宾格动词]”这样一个结构中的空成分的性质是什么。一方面，我们可以认为这是一个 PRO，前置的无定名词短语是它的控制成分，PRO 的所指由这个无定名词短语决定。但是这个 PRO 却与它的控制者不同，它是一个有定成分。那么这样的解释似乎不是很令人满意。如果我们抛弃这种解释，可以认为这个空成分属于“自由空语类”。Xu(1986)提出了“自由空语类”的概念。在英语中有四种空语类，但是根据徐烈炯的研究，在汉语中有一种不同于这四种空语类的空成分，他把这中空成分叫“自由空语类”。如果徐烈炯的看法是正确的，那么我们可以认为在“有+无定名词短语+[e+非宾格动词]”这样一个结构中的空成分实际上属于自由空语类。也就是说“有+无定名词短语+非宾格动词”是由两部分构成的，即：“有+无定名词短语”和“e+非宾格动词”，后一部分中的空成分是承前省略的东西。比如“有人来了”实际上是说“有人，那个人来了”，其中后一部分的有定名词短语“那个人”省略掉了。这样一种分析也有一些不令人满意的地方，因为我们通常认为“有+无定名词短语+非宾格动词”是结合的很紧的一句话，我们并不觉得这是两句话。如果我们把它分成两个部分，那么就我们的语感有一些不相符的地方。

我们在 1.2.1 中的分析启发我们可以从另一个角度来看这个问题。根据生成语法的研究，有三种轻动词——空的轻动词、词缀性的空动词和自由语素空动词。其中前两种轻动词要引起动词的提升，但是如果轻动词的位置是由一个自由语素占据的话，下层的词汇性动词就不能够提升了。因此我们认为汉语中表示存在的动词“有”是一个自由语素轻动词。在“有+无定名词短语+非宾格动词”这样的结构中，非宾格动词没有提升，因此在无定名词短语的后面。在这时，我们认为自由语素轻动词要阻止主语论元的提升，所以无定名词短语也没有提升。这样轻动词组标志语的位置上就是没有被填充的，因此一个处所短语可以在这里产生，并提升为全句的主语。那么像“家里有一位客人来了”这样的结构也得到了很好的解释。我们的分析可以用这样的树型图来表示：



这里处所短语的论旨角色的指派问题又出现了。一方面我们可以认为表示存在的动词“有”可以指派一个论旨角色给处所短语。另一方面我们也可以认为这里的处所短语不是任何动词的论元也没有论旨角色，它的处所的角色完全是从它的词汇意义中来的。

1.3 至此，我们已经讨论并解释了汉语中与非宾格动词有关的四种句法结构，即：

1. 有定名词短语+非宾格动词/非宾格动词+有定名词短语
“那位客人来了” “来了一位客人”
2. 处所短语+非宾格动词+有定名词短语
“家里来了一位客人”
3. 存在动词“有”+无定名词短语+非宾格动词

“有一位客人来了”

4. 处所短语+存在动词“有”+无定名词短语+非宾格动词
“家里有一位客人来了”

我们从第一个结构出发，认为不同的语序是由提升的不同顺序决定的，而这个顺序又是因名词短语的有定和无定而异的。也就是说，如果主语论元名词组是有定的，那么这个名词组就先提升到更高的主语的位置上去（比如 vp 标志语和 IP 标志语的位置），然后动词再提升，这样形成的是通常的主语在非宾格动词只前的句子；假如论元名词组是无定的，那么动词要先提升到轻动词的位置，因此就阻止了这个论元名词组的提升，这样形成的句子就是动词在前，主语在后的句子。然后我们把这样的解释推广到其他三个相关的汉语句法现象上并得到了一致的结论。在我们的讨论中，认为汉语中的表示存在的动词“有”是一个轻动词，而且还提出了轻动词是否具有指派论旨角色的能力的问题。

2. 结语

在本文中，我们提出了汉语中提升的顺序的问题。认为不同的提升顺序在汉语的某些句法现象中的确存在而且有重要作用。那么我们会问其他的语言中也有这样的现象吗？在英语中，“there comes the bus”和“the bus comes”都是可以说的，这表明在英语中名词短语的有定和无定并不能影响提升的顺序，但是这并不等于说英语中提升的顺序没有任何作用。至于在与汉语有亲属关系的语言中，如缅甸语和藏语，是否也有类似的现象呢？总之，我们的假设还有待于更多的语言事实的检验。

参考文献：

- Radford, A. (1997) *Syntactic Theory and the structure of English: a Minimalist Approach*.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Cambridge
——(1997) *Syntax: A Minimalist Introduction*.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Cambridge
Haegeman, Liliane (1991) *Introduction to Government & Binding Theory*. Blackwell, Oxford
Chomsky, N(1981) *Lectures on Government and Binding*. Foris, Dordrecht
——(1995) *The Minimalist Program*. MIT Press, Cambridge, Mass.
Xu, Liejiong (1986) Free Empty Category. *Linguistic Inquiry* 17:75-93
沈阳 (1994) 《现代汉语空语类研究》，山东教育出版社，济南
—— (2000) 《配价理论与汉语语法研究》，语文出版社，北京
郑定欧、沈阳 (1995) 《现代汉语配价语法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北京
程工 (1994) 《语言共性论》，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上海
徐烈炯 (1988) 《生成语法理论》，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上海
—— (1994) 与空语类有关的一些汉语语法现象，《中国语文》230: 383-393
朱德熙 (1990) 《语法讲义》，商务印书馆，北京